

大学生寻求宽恕倾向与道歉倾向中文版问卷的研制

赵瑞雪,朱婷婷,郑爱明

南京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6

摘要:目的:在大学生样本中检验寻求宽恕倾向与道歉倾向中文版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并探索寻求宽恕倾向问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因素结构。**方法:**以寻求宽恕倾向与道歉倾向问卷为研究工具,对54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寻求宽恕倾向问卷抽取3个因素最为合适,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892%。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数据拟合良好($\chi^2/df=2.550$, $NFI=0.887$, $NNFI=0.896$, $CFI=0.927$, $IFI=0.928$, $RMSEA=0.075$);寻求宽恕倾向中文版问卷总量表与3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06~0.885之间,分半信度在0.757~0.862之间。道歉倾向中文版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8,分半信度为0.834。**结论:**寻求宽恕倾向与道歉倾向中文版问卷均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可以用于中国大学生寻求宽恕倾向与道歉倾向的测量。

关键词:寻求宽恕;道歉;量表;中国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B8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8)01-030-005

doi: 10.7655/NYDXBSS20180108

寻求宽恕(forgiveness-seeking/seeking forgiveness)于2005年由Kelley等^[1]定义为:冒犯者主动寻求受害者宽恕自己的过程,包括道歉、非言语保证、解释和赔偿。寻求宽恕是广义宽恕的重要组成部分^[2]。Sandage等^[3]2000年在最初的寻求宽恕实证研究时,设计了包含54个题项,5级评分的寻求宽恕测量问卷。虽然该问卷在之后的寻求宽恕研究中也使用,但未在相关文献中找到具体问卷题项,且该问卷题项较多,本研究未使用。之后Chiaromello等^[4]以法国人为样本编制的寻求宽恕倾向问卷disposition to seek forgiveness questionnaire(DSFQ)包含3个维度,15个题项,19级划分。Neto^[5]与Bugay等^[6]又先后修订DSFQ,以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亚、印度尼西亚、葡萄牙以及土耳其等国人为样本研究,证实了DSFQ的三元结构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目前国内没有寻求宽恕的实证研究,国外研究大学生的寻求宽恕倾向多使用DSFQ,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寻求宽恕在减少冒犯者与受害者双方负面情绪^[7]、促进人际关系^[8]方面都有显著作用。

与寻求宽恕的概念以及研究领域最为接近的

是道歉,同时,道歉也是寻求宽恕的重要途径。目前关于道歉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外均有,国内已有的道歉研究多采用纸笔测验的自编材料^[9],并没有统一的测量道歉倾向的问卷,这导致道歉实证研究受到一定限制。国外关于道歉倾向的研究中,目前使用的是Howell等^[10]编制的道歉倾向问卷(proclivity to apologize measure, PAM),包含8个题项,7级评分,已有的研究表明该问卷在预测道歉方面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本研究引进DSFQ与PAM进行修订,形成中文版,为国内寻求宽恕与道歉研究提供工具,并深入探讨面向中国大学生的寻求宽恕与道歉倾向的内在联系,探索两问卷在实际应用中的适用范围。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取随机分层抽样与方便取样相结合的方法对南京3所高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实际发放问卷635份,剔除无效问卷(漏答或虚伪答题)后剩余有效问卷540份,有效率为85.04%。其中男生128名,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宽恕心理及多层次培养路径研究”(14CSH073);南京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协调创新中心2017立项课题“医学生宽恕心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7-10-25

作者简介:赵瑞雪(1991—),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郑爱明(1971—),男,江苏泰兴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通信作者;朱婷婷(1981—),女,湖北武汉人,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通信作者。

23.70%,女生410名,占75.93%(缺失值:2);大一学生152名,占28.14%,大二学生142名,占26.30%,大三学生115名,占21.30%,大四学生115名,占21.30%(缺失值:16);独生子女319名,占59.07%,非独生子女217名,占40.16%(缺失值:4)。将被试通过SPSS软件随机分配形成对半的两组,其中一组数据用于第一阶段项目分析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组数据用于第二阶段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

(二)研究工具

DSFQ共15题,总分范围15~285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为19个程度。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无法寻求宽恕”、“对环境的敏感性”以及“无条件寻求宽恕”。每个维度5道题,“无法寻求宽恕”维度低分倾向寻求宽恕,“无条件寻求宽恕”维度高分倾向寻求宽恕,“对环境的敏感性”维度高分表示寻求宽恕情况倾向受环境影响。

PAM共8题,总分范围8~56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7级评分,低分倾向道歉,高分倾向不道歉。

(三)研究过程

1. 量表的翻译及反译过程

第一步:由2名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心理学专业老师将原版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与道歉倾向问卷翻译成中文,经过相互讨论和修改形成中文初版;第二步:由另2名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心理学专业老师将其译回英文,结合双方意见后得到回译英文版量表;第三步:由本课题组成员将原版、中文初版以及回译英文版问卷进行比较,对个别有歧义的词句进行微调,形成用于测验的中文版问卷。

2. 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信度以及效度分析,采用AMOS 20.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二、结 果

(一)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项目分析

1. 依据决断值进行项目分析

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进行项目分析的有效被试是260名,按照总分高低排序,选出高低分组27%的分数作为分组的界限,高分组是寻求宽恕总分高于155分的被试,共71名;低分组是寻求宽恕总分低于116分的被试,共73名。将这两组被试在每一条目上的平均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高低两组被试在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各项目平均数上的差异非常显著($P<0.001$),且决断值(t 值)均大于3.00,说明项目鉴别度很好。

2. 依据同质性检验进行项目分析

首先,通过项目与总分的相关性,检测出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条目是否删除的依据,15

题与总分都呈显著相关($P<0.001$),其中除题项1与总分只是低度相关之外(相关系数为 $0.387<0.400$),其他题项均为中高度相关,相关系数 $0.445\sim 0.611$ 。

其次,通过 α 系数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α 系数为0.818,说明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15题的内部一致性很好,删除每一个项目时 α 系数未变高,但第1~5题的“修正题项与总分相关”栏呈现的数值小于0.400,表明这道题与其余题项的相关度为低度相关,可以考虑删除。

再次,通过共同性和因素负荷量进行项目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抽取1个共同因素(该因素可以解释方差的30.542%),结果显示,第1~5题、第10题的共同性都低于0.200,且因素负荷量小于0.400,可以考虑删除。

项目分析的结果显示,题项1在4个指标上的值都较低,题项2~5在3个指标上的值都较低。但结合题意与原量表构想,题项1~5在原量表中作为同一个维度测量的是“不能寻求对方宽恕”,与另外2个维度“在某种条件下愿意寻求对方宽恕”和“愿意寻求对方宽恕”在语言意义上就完全相反,且题项1~5的决断值都大于3,删除该题项后的 α 值都会降低,题项1与“不能寻求对方宽恕”这一层面5题总分的相关度为0.793,呈中高度相关,因此,暂时保留题项1~5。题项10在2个指标上的值较低,且在既往研究中,题项10的因子负荷均小于0.4,且语义表达相反^[4,6],因此,删除题项10。

(二)寻求宽恕倾向问卷的效度分析

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将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保留的14个题项进行第一次因素分析,KMO值为0.807,因素分析适切性良好,Barlett检验 χ^2 值为1 891.158($P<0.001$),代表所测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根据文献^[4]采用最大变异法进行转轴,选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得到3个因子,共解释量表变异量的66.892%,每个题目的最大因子负荷都在0.400以上,每个因子上的题目至少为4题,3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分别为4.485、3.504、1.376(表1)。

根据三因子的样式矩阵,可以获得模型结构(表2)。根据题目的含义,结合原量表的构想,对因素进行命名。

2. 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的项目分析与效度分析,得到修订后的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包含14个题项和三因素结构模型,且14个题项的因素归属与原问卷的因素归属一致。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用第二阶段被试样本通过

表1 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样式矩阵(三因子)

题项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我不觉得我能寻求他人的宽恕,即使我往积极的方面想我伤害到的人	0.800	-0.073	-0.012
即使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对我伤害的人造成的后果,我也没法寻求对方宽恕	0.862	-0.017	-0.037
我不觉得我能寻求宽恕,即使当我认为我要对伤害负全部责任的时候	0.888	-0.006	0.000
我不觉得我能寻求宽恕,即使伤害的后果已经消失了	0.903	0.014	-0.065
我没法寻求对方宽恕,即使我不是故意伤害的	0.703	0.033	0.097
当我感觉很好并且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时,我更容易寻求宽恕	-0.004	0.251	0.799
我觉得当我的家人或者朋友鼓励我那么做时,我更容易寻求宽恕	-0.097	0.253	0.733
我觉得当我伤害的那个人没有采取报复行动的时候,寻求宽恕会比较容易	0.040	0.216	0.810
我觉得在清楚地看到我的伤害造成的结果后,寻求宽恕会比较容易	0.060	0.139	0.733
我的世界观让我总能寻求宽恕	0.013	0.663	0.351
即使我心情糟糕且事情进展不顺,我仍愿意寻求宽恕	-0.014	0.803	0.198
我愿意寻求原谅,即便这样做使我在与被我伤害的人的交往中身处劣势	-0.064	0.781	0.242
即使我已经为做出的伤害受到了惩罚,我仍愿意寻求宽恕	-0.118	0.762	0.347
我愿意寻求宽恕即使我伤害的人已经报复过我了	0.102	0.800	0.025

表2 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的模型结构

因素	名称	题项
因素一	无法寻求宽恕	1、2、3、4、5
因素二	根据情况寻求宽恕	6、7、8、9
因素三	无条件寻求宽恕	11、12、13、14、15

AMOS软件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结果显示 $\chi^2=188.734$, $\chi^2/df=2.550$, $RMSEA=0.075$, $CFI=0.927$, $IFI=0.928$,模型拟合良好。

修订后的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三因素中“根据情况寻求宽恕”与“无条件寻求宽恕”间的相关系数为0.373,呈正相关,而“无法寻求宽恕”与另两组因素之间不具有相关关系。

(三)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项目分析

1. 依据决断值进行项目分析

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进行项目分析的有效被试是258名,按照总分高低排序,选出高低分组27%的分数作为分组的界限,高分组是总分高于29分的被试,共68名;低分组是总分低于14分的被试,共69名。将这两组被试在每一条目上的平均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高低两组被试在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各项目平均数上的差异显著($P<0.001$),且决断值(t值)均大于10.00,远大于3.00,说明项目鉴别度非常好。

2. 依据同质性检验进行项目分析

首先,通过项目与总分的相关性,检测出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条目是否删除的依据,8个题项与总分都呈显著相关($P<0.01$),所有题项均为高度相关。相关系数0.602~0.796。其次,通过 α 系数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α 系数为0.878,说明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8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很

好,删除题项8时 α 系数升高,可以考虑删除。再次,通过共同性和因素负荷量进行项目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抽取1个共同因素(该因素可以解释方差的56.062%),结果显示,8题的共同性都高于0.20。它们的因素负荷量都大于0.45。

项目分析的结果显示,除第8题(“我持续的愤怒阻碍了我道歉”)删除项目时 α 系数升高之外,其余7题鉴别度良好,都可以进入因素分析。对于第8题,鉴于其他指标都很良好,因此也予以保留。

(四)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的效度分析

将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的8个题项进行第一次因素分析,KMO值为0.895,因素分析適切性良好,Barlett检验 χ^2 值为976.789($P<0.001$),代表所测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采用最大变异法进行转轴,选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得到因子一,其特征值为4.485,共解释量表变异量的56.062%,本问卷有且只有一个共同因素,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五)信度分析

1. 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与信度分析

对修订后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的各个分量表及总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各个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无法寻求宽恕分量表0.885,根据情况寻求宽恕分量表0.816,无条件寻求宽恕分量表0.853,总量表0.806。无法寻求宽恕、根据情况寻求宽恕、无条件寻求宽恕以及总量表的分半信度分别为0.858、0.757、0.833、0.862。

2. 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信度分析

对修订后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进行信度分析,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8。分半信度分别为0.834。

(六)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与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相关性分析

将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以及问卷的三个维度分别与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道歉倾向与“无法寻求宽恕”维度的相关系数为 0.366,与“无条件的寻求宽恕”维度的相关系数为-0.271,道歉倾向与这两个维度的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讨 论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检验了 Chiamello 等编制的 DSFQ 与 Andrew 等编制的 PAM,在中国大学生中使用的信、效度。与原问卷相比,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删除了原版问卷“对环境的敏感性”维度中的题项 10“当我心情糟糕且事情进展不顺的时候,我更容易寻求宽恕”,修改该维度名称为“根据情况寻求宽恕”。修订后的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共 14 题,包括无法寻求宽恕 5 题,根据情况寻求宽恕 4 题,无条件寻求宽恕 5 题。与原问卷结构相比,问卷结构不变。进一步证实了寻求宽恕倾向问卷的三元结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与原版问卷从题目到结构完全一致,该问卷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一致性,适合面向中国大学生的道歉倾向研究。

本研究从极端组比较、题项与总分相关以及同质性检验三个方面,来考察两问卷个别题项適切和可靠程度^[11]。项目分析结果表明,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与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各项目与总分之间呈中高度相关,高分组被试各题项得分均显著高于低分组,各题项鉴别度良好,题项与整体量表的同质性较高。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来考察两问卷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两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与分半信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

结合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的各分量表与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的相关分析与各问卷得分情况可知,道歉倾向与寻求宽恕的无法寻求宽恕维度负相关,与无条件寻求宽恕维度正相关,与根据情况寻求宽恕维度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寻求宽恕自身三个维度之间,根据情况寻求宽恕与无条件寻求宽恕正相关,无法寻求宽恕与其他两维度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Howell 等^[10]的研究中使用了 Sandage 的 54 题项的寻求宽恕问卷,证实了寻求宽恕与道歉倾向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 0.17。本研究寻求宽恕三个维度与道歉倾向的相关性各不相同,这

与 Howell 的研究中寻求宽恕与道歉倾向正相关,但相关系数值较低相对应。这进一步证明了道歉虽然是寻求宽恕的有效途径,道歉与寻求宽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道歉与寻求宽恕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综上,寻求宽恕倾向问卷(中文版)与道歉倾向问卷(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都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以用于预测中国大学生寻求宽恕与道歉倾向,其中寻求宽恕问卷(中文版)的无法寻求宽恕分量表与无条件寻求宽恕分量表可以辅助用于中国大学生的道歉倾向预测。

参考文献

- [1] Kelley DL, Waldron VR. An investigation of forgiveness-seeking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al outcomes [J]. *Commun Q*, 2005, 53(3):339-358
- [2] 朱婷婷,陶琳瑾,郑爱明. 整合视野下宽恕心理的概念厘定与研究展望[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4(5):367-371
- [3] Sandage SJ, Worthington J, Everett L, et al. Seeking forgiveness: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an initial empirical study[J]. *J Psychol Theol*, 2000, 28(1):21
- [4] Chiamello S, Sastre M, Mullet E. Seeking forgiveness: Factor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s with personality and forgiveness[J]. *Pers Individ Diff*, 2008, 45(5):383-388
- [5] Neto F. Seeking forgiveness: factor structure in samples from Latin America, Africa, Asia, and southern Europe [J]. *Universitas Psychologica*, 2013(3):1-16
- [6] Bugay A, Mullet E. Conceptualizing forgiveness, granting forgiveness, and seeking forgiveness: A Turkish-French comparison[J].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2013, 5(5): 187
- [7] Silva SPD, Witvliet CV, Riek B. Self-forgiveness and forgiveness-seeking in response to rumination: Cardiac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of transgressors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7(4):362-372
- [8] Frederickson JD. “I’m sorry, please don’t hurt me”: Effectiveness of apologies on aggression control [J]. *J Soc Psychol*, 2010, 150(6):579-581
- [9] 周菲. 受害者敏感性、道歉以及冒犯严重程度对宽恕的影响[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6
- [10] Howell JA, Dopko RL, Turowski JB, et al. The disposition to apologize [J]. *Pers Individ Dif*, 2011, 51(4):509-514
- [11]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115-262

Revision of the disposition to seek forgiveness questionnaire and the proclivity to apologize measure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Zhao Ruixue, Zhu Tingting, Zheng Ai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isposition to Seek Forgiveness Questionnaire(DSFQ) and the Proclivity to Apologize Measure (PAM)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 of DSFQ under China cultural context. **Methods:** A total of 540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DSFQ and PAM. **Results:**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DSFQ consisted of three factors, accounting for 66.892%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the data fit well ($\chi^2/df=2.550$, NFI=0.887, NNFI=0.896, CFI=0.927, IFI=0.928, and RMSEA=0.075).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 ranged from 0.806~0.885, and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757~0.862.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PAM was 0.858 and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was 0.834.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isposition to Seek Forgiveness Questionnaire and the Proclivity to Apologize Measure are reliable and valid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seek forgiveness; apology; scal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